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四目錄

儒林

趙汸　梁寅
陳謨　汪克寬
唐豫　劉崇觀
吳與弼　胡居仁
謝復　李承箕
陳真晟　鄭伉
李孔脩　周蕙
汪禔　王艮

山陰張汝懋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四

儒林

東山趙先生汸行狀　　詹烜

先生諱汸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諱忍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方寇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光祖爲宋京庠學官歲大侵出廩賙貧提刑汪文振嘗銘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夢營將仕郎夢營二子長彌孝浙江稅官彌孝子象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徽既下隣邑有持兵

朱服者將加屠戮可齊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於揚州二子幼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巳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稟卓絶自孩抱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傅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

長過諸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鬻恒産以爲
執贄具親友或譏其非沛爾聞九江黄楚望先生杜
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精思自悟爲主
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
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
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陵請益於夏先生大
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黄先生者
對夏先生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天
象也繼如杭謁黄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
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

學長講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於家一歲其所上書
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
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
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
謂也然非眞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眞有
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
在此此汸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
未之有得者也然汸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
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己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
觀閣下所爲行狀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伏惟閣下

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為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墜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說為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

公許其後日子嘗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益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興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爲託諸子請先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巳捐館矣有表誠夫者文正公高第緝師說爲四書日錄旨意與朱子參殊請商頂先生爲條别是非數萬言表公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修虞公之徒也爲浙省叅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毋老辭歸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汸

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理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集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皆聖人事為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删明道

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脩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
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
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
聖人又以爲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
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
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
合爲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
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
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
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毎見

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爲有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奧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爲當四方擾攘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眞可任將兵者使專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

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刼奪之弊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爲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兆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于衢之柯山已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間山山深閴

家人事幾絕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輟壬寅春歸東山時明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召中暨竣事得

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僅五十有一　於戲痛哉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爲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即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踐求之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

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為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年荅曰巳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子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巳未也斯文蘇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

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絶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説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

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

嘗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内者聖人書法也黄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爲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卽黄先生六經補註等書㝡凡爲春秋說者叅以耳聞類萃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旣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凡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盖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

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督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大倫類區別爲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爲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

畢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楓林先生亦以窮經為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注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逺屬辭成書復攺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賫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

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
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寧[illegible]
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昔先生豈欺我哉嘗
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
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
焉先生常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
大略以為羲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傳十篇所
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羲皇之易別定
卦序自為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illegible][illegible]
無不備皆為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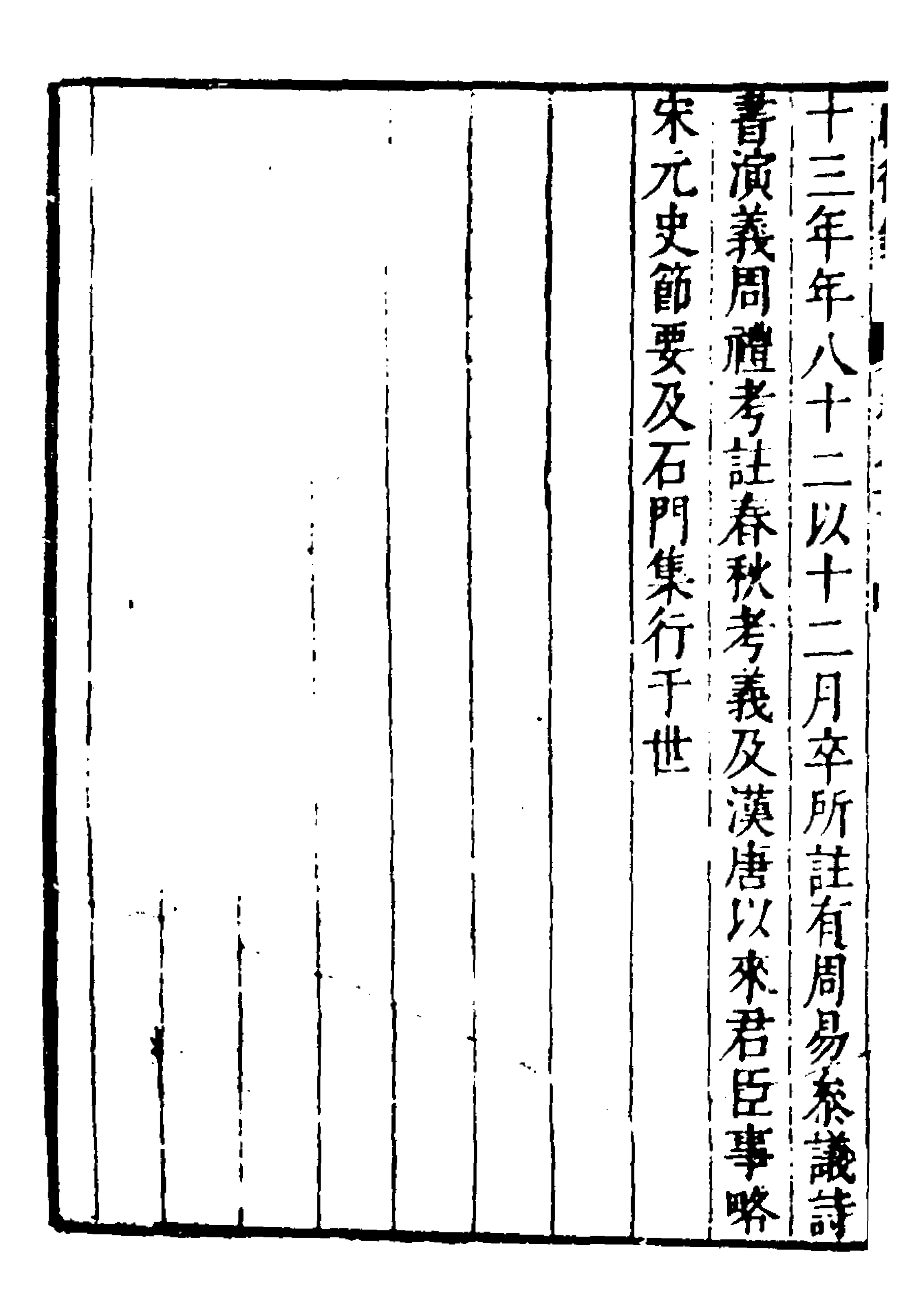
至德而不免羑里之難乃本羲皇之易因其交易對
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
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
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
時自爲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
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彖象取其愛惡遠
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爲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
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
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
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𦒿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其爲文曰必以理勝爲主然後命意遣辭則沛然矣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飽夫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効豈偶然哉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進而教之往來請益逐得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愧其所學之非而

偕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尚詛偕其子夢吉屬烜爲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碩學君子倘表章之俾垂永久非惟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諸生星源詹烜謹狀

徵士梁寅傳

徵士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能自力于學由是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不復念嘗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與之交辟爲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　上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密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以金帛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許之寅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相與稱爲梁五經洪武二


十三年年八十二以十二月卒所註有周易叅議詩
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
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于世

陳海桑謨傳

王時槐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交章請留爲國子師以式國人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辯析純駁犁然歸于至當雖不願仕而於當時之務一一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學必敎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翕然從之惰者作拘

者惕齋者通天下之士皆曰大江之西有大儒焉海桑先生是也事親至孝晨昏省定之禮甘旨滫瀡之奉不懈益虔其于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爲不善不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共若干卷宋學士諸公初見其文評之曰湯盤禹鼎器之古也大羹玄酒味之正也惟智者知之惕文貞公有詩曰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或曰其爲人似云

環谷汪先生克寬行狀

吳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縣之黃墩遷于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諱釗徙居縣南之韓溪五傳有兄弟七人並有才名其第五子世睿生深深生敏敏生徽徽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谷子僑爲嗣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燁燁生燦字明夫繼家學時羣從昆弟爲諸經講師學問文章範範鄉邑從弟國學進士東山府君作字榮夫嘗與其族兄二教府君相字魏夫學于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附雖扣懇懇

得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爲同門至元初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祁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夫無子東山有五子稔開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爲嗣是爲中山處士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臺省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實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爲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先生生于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

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與吾宗乎甫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忌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爾進因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浸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爲學之要專勤異於儕輩或達旦不寐母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用心過當脆或致疾

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爲主不宜過勞先生曰朞自樂此不爲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禮羅發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生炳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屢中郡學及堂試與庠序諸老成相頡頏矣至壬戌春處士君同先生往饒之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先生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頴異絶倫

勇於爲學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爲文印可於吳先
生曰讀書明理斷體諸身文章與時可不學而能也
先生既得吳先生之訓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其故
廬闢書齋于居室之東偏扁曰思復銘于齋壁以自
勵焉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先生充貢先生答以
吾斯之未能信蹤等謀進其何敢然至泰定丙寅春
聞嚴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第任番陽
丞特訪之朝陽先生聞其言異曰子可謂真知作春
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長令聞先生學行適與時薦舉
應江浙鄉試郎中前次年乃先生至京會試論春秋

與主司不合又兼對策切直遂見黜于中書先生欣
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貢待制師泰曰德輔年妙而
質純才優而學博賈勇秋闈即中高等上之春官輒
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
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先生歸自京師刻勵爲學痛
自脩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矣乃
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
定公之傳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
經傳附錄纂疏翰林學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
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

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劇故為文略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學者誘掖獎勸無不成入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尚書巢深先生汪公謝事家居因道其孫世賢執經先生之門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從遊甚衆先生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發峯玉著諸老交欲以文學舉薦而先生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幽邃稱曰巢谷四方學者皆曰

素谷先生迨至元戊寅五月居室災先生夜半奉處
士君遷于別室以居奉養備至是年九月處士君以
疾卒先生哀毀踰禮至正壬辰蘄黃兵至先生率長
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資財爲賊焚掠殆盡簞瓢屢
空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擾攘至
聖朝戡定禍亂
先生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賚幣禮
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潛溪宋公刪修元史是年九月
事畢特旨一班俱留除仕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
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采段二表裏給驛而還
先生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十有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

唐豫傳

唐豫者平步人也字用之父奎洪武初以經明行脩薦授增城學教諭博覽羣書鄉人號唐書廚湛萊寇至被執不屈死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蕡遊作詩文有古人風性剛介無諂曲痛父非命作蓼我亭與周祖生周祖念劉子羽何淮劉子高友號平步六逸皆德行醇謹衣冠嚴偉為人所欽嘗相與定鄉約鄉人信行之秋成後先輸公賦一補尺籍必遣少壯當行之人二冠禮遵文公幣無過腆三昏先夕燕其子坐之南面曰漸老燕非禮也如禮醮之四父在

子立達者叱之五喪無飲客遠者爲具蔬食朔望會哭勿留六祭以四時忌日哭盡哀不飲酒食肉居病於外如禮七禮尚施報冠昏喪葬其大者鄰里親戚朋友往來佐之八子弟教以孝弟睦於親族鄉黨讀書學文毋令修其衣冠博奕飲酒以爲父母戮九鄉爲甲幾其出入幾其所事其有奇衺聞于有司十豫子璧亦有文行毋督不能自食璧晨夕飲食之毋遇醫復明人謂孝感一時入公卿皆重璧參議陳贊待以賓禮及改大常執手別曰卿吾三益也璧動循禮暑未嘗去衣冠訓誘子弟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見以爲迂闊曰文藝末事不教放心何以受教其敦行如此

劉觀傳

王時槐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生有異質自少有巨人志旣就傅經傳子史靡不淹貫下筆辭氣逸發率屈其名流正統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卧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事四方來學者日衆隨才造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修己治人之事以備觀省復列責志恒心二圖置座左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

以示敎嘗語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敎人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旣卧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復言問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敎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敎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氏禮家有孤嫠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視爲人尙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澹約不異貧生每旦祇

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竟日無惰容隆寒盛暑不少
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若要圖快活令名汚康
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
書院之退居日臥廬學者稱爲臥廬先生

吳康齋先生與弼行狀

婁 諒

先生姓吳氏始祖諱頍汴州人貫知經史方直敢言唐睿宗時累遷諫議大夫七世孫諱宣娶蜀主孟昶女徙居撫州子孫因家臨川之種湖高祖諱㬌南號南窓工詩吳文正公序其集曾祖諱崇號楚江博學詞藻清麗祖諱瀅號逸遇徙居崇仁之蓮塘父諱溥字德潤號古崖國子司業剛介自守所爲詩文有古崖集母裴氏先生以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亥時生逸遇夢祖墓一藤盤旋而上問墓傍一老人此爲何藤答曰扳帳藤翌日生先生因名夢祥長諱

與弼字子傳號康齋繼母鄭氏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嶷然有立侍親京師習舉子業科第可期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葢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遇風舟幾覆眾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

朋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笑
其迂或哂其僻先生介特凛然不少變於俗蓋其涵
養體驗之功深故定力如此每省視太學粗衣敝履
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里閈之人多横逆弗與校益
厚其德久而從化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
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好學
之篤不知晝夜寒暑或在途或夜牧或枕上亦默誦
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自强不息日新
程課世利紛華毁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聖賢皆
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嘆曰先

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
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然
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深慨嗜
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脩雖饑寒切
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部
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嗚呼天
所以困窮拂鬱其身益欲堅志熟仁而勝大任也及
其工夫貫徹不怨天不尤人動靜語默之間莫非鳶
飛魚躍之妙矣其事親則致其孝親心或有不順負
罪引慝終亦底豫幼失所恃事繼母如所生待與母

諸弟友愛兼篤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待朋友以誠敬講論義理每忘寢食待親貧隨其所遇不寘其所無間有寒士欲就學者輒館穀之惟恐人不入于善歲凶饑莩相枕勸諭富民發廩賑濟全活者甚衆里有灌陰潴池久堙爲田率鄉人開鑿修築之人有所賴倡明正學遠近尊信皆知崇禮義斥異端惟恐不遵其教爲恥先生於世味淡然年十九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子弟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履蹈粹於先生然無一字相答先生道益高譽益崇天下仰之縉紳尙德之士累上章薦

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
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爲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
以祿位俾展嘉猷　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曹
隆齎詔仍賜禮幣往起先生於家十二月行人奉詔
至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
諭德先生疏辭職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
使賜鈔羅羊酒柴米續奉　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
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
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
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職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

勤於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但爲積尊已哉甲辰再疏辭職奉　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　召先生入內閣講中庸已而三疏懇辭奉　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殊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見其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瑱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　上知先生終不可留咯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　旨旣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濟百僚八曰

壽康致九日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語載集中
巳未召入文華殿　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垂
後賚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
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既辭　上令內官傳旨
勑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
顧莫教他費力　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
君之誠豈忍遽去豈不欲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
之治顧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焉耳已卯九月遣門
生車某進謝表辛巳冬先生適楚拜舊師楊少傅之
墓壬午春適閩拜朱子考亭以伸平生慨慕之懷已

丑十月十七日卯時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先生剛氣所鍾挺然獨立上無所倚聞道甚早其爲學也尊德性以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盡乎道體之細反躬踐履隱顯一致其成德也人欲盡而氣質和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足以周萬物道足以濟天下其心默然未嘗自以爲足也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廸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道爲志然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論讀書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

則以克四端求放心爲本中庸則護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書而删之先生以爲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藴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詳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

道合無古今之異也所爲文皆從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情性原於義理復采雅淡有盛唐風致日録記日新之功發自得之藴旨大小皆得晉體自成一家而妙造於化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説若先生可謂全人矣嗚呼紫陽没世道統無傳所尚者文詞訓詁功名利欲而已先生簽乎百世之下覺前迹而啓其任道之機遠續洛閩之絶學誠曠古之豪傑也平生歷患實多務學甚篤竟不獲少試於時惜哉先生永樂壬辰始居賓泉宣德戊申居小陂正統庚申居種湖

祖基二載而復居小陂成化八年十月乙酉葬本邑
五十五都羅原岡娶五峯陳氏子一人瑔女三人長
適豐城胡全次適同邑饒循幼適臨川饒協先生没
有年矣瑔以諒受學門下俾狀先生之行顧諒之淺
陋何足形容萬一特述聞見之梗槩以詔後世云

敬齋先生居仁傳

陸瑞家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隣家所遺物即還之隣人皆驚嘆以為其長也必非常人六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幾冠從安仁于同知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崇仁講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舉學一以求道為心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有能知之者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亦以敬為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蝸

雖髮重路矩履縕器物之微亦必區別精審沒齒不
亂至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
深切防微意最玄交爭眞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
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朝覓夕孳孳不倦生至
孝父病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出外歸遲於門有疾
亦躬調藥家人化之後執親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
踊每絕而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不入寢室
者三年喪葬之儀悉依古禮不苟卜兆爲鄰里所阨
不得已訟諸官則屢其衰入焉時喪禮久廢先生敎
然必行縉紳知先生爲特立獨行之士實自茲始也

家食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以故家至窘乏食
歠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
牙籤潤屋足矣四方及門者衆於是築室曰禮吾曰
南谷聚徒講學嘗曰第一怕見不眞第二怕工夫間
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學詞失於矜不知操存
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益懸然有自任意鄉
有彭姓者以非辜坐死則不避嫌爲白於當道竟得
脫里之東原田高瘠旱匯晝水利達於憲副夏寅寅
命有司行之嘗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益齋及所至輒
儒相辨詰道蘭溪章文懿公往見相與談論經宿而

章楓山未爲知白沙書劉生定二強明村平易耳

荆大且公再至而先生行矣此其意亦必有在也南海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先生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蕭草之害苗也又曰莊孔暘觀其詩只一豪曠之士此風既成則學者皆流於曠闊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其知言每如此先生之學尊信程朱而亦能察其精微不盡阿所好嘗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調息存心害道甚矣又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

入異端去謂息箴亦不嘗作先生自言三十後學始
親切故以吳淞三十年前好用功之說爲阻學者進
路嘗曰聖賢至老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
故孔子示人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非若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時羅倫張元禎嘗
相麗澤會於弋陽龜峯等地修學本齋鐵城相繼禮
幣聘主白鹿書院教縣尹請講古鄉飲禮恢然懸而
行之嘗僥城淮王請講易僻爲作頤仙說待以賓師
之禮所著有居業錄大率躬行之言敬齋集數卷文
雖未潤味則貴矣成化甲辰卒年五十　學者稱敬

齋先生張吉曰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
之道不外乎忠恕故必始自卑近漸造高遠而方興
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
末兼備之明驗然體認親切反求身心權利紛華不
足以動其可謂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矣而先生
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參政吳廷舉
墓祭文曰志存伊旦學慕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
脩身遯世終老林泉人才不進時等之愆九原可作
當爲執鞭

謝西山先生復傳

王諷

先生謝姓名復字一陽徽之祁門人家故大族上世有諱璉者爲宋龔州助教嘗遊朱子之門父諱悌號太古母周氏進士諱文昌女先生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嘗從太古翁遊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千翰林竹坡先生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溺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爲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吳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閱寒暑弗

少嶰康齋嘗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側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栗孺人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歿不御酒肉益孝友之性發自天至垂老如一復率族人即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冠婚喪祭悉遵古禮爲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入市整容徐行不苟一步人多嗤其迂先生居之晏如也先生之學自踐履入嘗聚徒南塘每關題以孝弟爲先然躬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樂其養弘治中與修邑志太守幸菴彭公深敬禮之造請

既久遠近知名秉長齋君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已時以爲名言世居庠西睨從梁西山之從學者稱爲西山先生其曰南墅漁隱曰靡矜曰無虞子皆其自號以弘治乙丑正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西山類稿太史涇野呂公嘗敘之且詢其爲康齋高弟不及見是憾則先生之人其信於來世也審矣

論曰仲尼之門稱才徹者衆耳然一貫之旨曾子授受爲獨專焉何則忠信誠慤交道資也先生不

爲標榜自求快足所謂言不務華行不務華躬
直追太素與古之治心養性者游焉剛其質之果
可受道也其視世儒之密於近外而疎於近裏者
則既遠矣又曰兼齋之學專務踐履先生知往從
之郎顏俗中已爲難得況終其身自甘泉石以聖
賢之道獨治其身非其志實可存曷克爾爾且竟
未嘗以言語率人使人自飲其和以化嗚呼百世
之下醇德猶存清風灑灑激頑起懦後有道世作
德之懷可以仰止先生矣

李大厓先生承箕墓表

王鏊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俱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為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追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廣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天與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

向然亦或嘗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眞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寡守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眞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棼思一刬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創草

濡墨針針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則滌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巳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乃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巳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匡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夫言耶夫行耶剛背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匡之銘白沙曰燃以立本動而

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
殆有以自見也夫

布衣陳先生眞晟傳

周 瑛

陳眞晟字剩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稱爲布衣先生其先泉人國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籍莆田泉人來爲戍守隸本衛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淸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則防杜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討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紀繼

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又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静而務主於一静而主於一則静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葢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益以眞知處善

者稽理樂所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者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詔附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附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面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詳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詔提學憲臣須行勑諭敎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塑正道敦尚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書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
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
勑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
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
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諸君子
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
無所遇闔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代其家之直
得五金攜其兄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則瘞於道
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
布衣留抑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

惟先生得其眞彼吳許二子亦未如聘君者不可見
亦不必見也遂還鎭海初創戎壘莆人雖多讀書登
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布衣有功於鎭海多矣自
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
正布衣生於鎭海遷於能嚴晩定居於泮之玉洲卒
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蓋坑門人施氏所興也
後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楨立石偕道銘
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
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僉副姚鏌表章先哲郡守
陳洪謨謂先生遊產也乃上其事始入鄉賢祠布衣

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稿藏於家故邑庠生林祺

特爲編次名布衣存稿

敬齋鄭先生伉墓表

鄭善夫

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亦石晉氏七世祖正叔出爲始于遂爲鄭氏居常山之象湖至先生而大先生吳康齋之高第弟子也風聞楚越之交益岡然遊於爲仞者余生也晚不及抱先生之容近季子道者楫余於京師求表先生之墓因得諸行蹟聞風慨然願爲執鞭而恨不可得者先生三歲喪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誠爲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及省試一所不合衆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

十餘矣乃復見康齋先生于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後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于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蔑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公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借以燬燼其存者僅十之一云吾嘗

闞潔齋之學最強毅直致不屑屑於文字箋註約破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誠所謂發章句之迷而立於獨者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者旣得而忘之也豈爲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之外者乎吾闞先生執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着實地上作要非所謂瑣瑣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蓋有得之康齋者矣然挾經濟之才三謁公卿而不一試豈所謂遯流退飛者邪古之君子知之則言言之則行聖人之心顧亦何嘗忘天下哉使假先生以年丼用合內

外之辨必有分矣先生行履備見傳志此特其大者

余表之以詔後之尚友者焉

李孔修傳

順德縣志

李孔修者大良人也字子長自號抱真子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闤闠人不識也張詡識之則謂孔修及雲谷老人于其師陳獻章獻章曰陳酉市隱不過陳無已賣廷堅市傭耳雲谷老人李孔修非廷實安知吾郡二上雲谷老不得見孔修少年如廷實非倪首當世人也往來之便故援其論以信廷實知人養取友廷實謁字於是孔修往師獻章獻章亟稱之名由此益賢孔修嘗輸糧于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

令怒詈之五竟無言而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孔脩奪其產縣令鞫之孔脩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縣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孔脩由此人皆敬孔脩矣敝廬瘠產蔬食不繼未嘗一攢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為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金曰子長晝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夜不逾二十年不入城闉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間出廬戶則遠近圍觀以為奇物云吳廷舉由縣令歷藩臬在粵最久與孔脩為布衣交兩人高風在塵埃之表粵人常道之此兩人亦相成也孔脩卒無

子憲使李中少叅王崇孜經紀其喪尚書霍韜葬之
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孔脩配孔脩貧其性不釐世
人不慧之事多附之孔脩然其人可覩矣嘗稱志其
墓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謂佑不失或
問子長癡人有諸陳廉曰子長誠癡則癡子誠愚廉
與子長同師故相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東莞祁衍
曾過其墓詩不見高人李抱眞清風巢許世爲鄰於
時伏臘村翁事芳草凄凄又一春

周廷芳蕙傳

馮從吾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泰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惕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所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討論焉段先生勗以聖賢可學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渭水敎諭安邑李介泉得薛文淸公之傳功密存省造人眞純

遂為一時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
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
役其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
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
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
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
因以為號著深衣幅巾為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
為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出
是大悟遂為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其弟子
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迎按

柱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皆正冠婿喪祭之禮以示學者森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爾以詩有歷盡巉岩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洗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塵此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須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造音絃絕後閒閒瀨瀨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于容思

先生其始若張横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涉險訪之歿于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櫓後更惠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爲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門以楊洲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以戍補之詳載可泉胡公纘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槃菴汪先生禔行狀

王諷

先生姓汪氏諱禔字介夫別號槃菴又號古心子徽郡門人其先七世祖諱仲雲公者由十四都武山鄉徙縣治之西廷世家焉高大父諱淳祐曾大父諱旻大父諱濟父諱德潤世有隱德稱鄉閭令族先生生弘治三年九月十一日戌時方週歲而失父母廖氏邑北廖祉女年方二十四而孀居矢節撫之先生生而岐嶷不凡爲兒時穎悟絶人皆婦客懷抱中客以對戲之輒應答如響七歲既就學羣兒爲戲弄先生獨莊重如老成人稍長能自解讀書日記數千言不

志善屬文尤好吟詩嘗題梅花有自是天姿異何心要占春之句葉逸齋君一見奇之遂許妻以子先生年十三聞我

明理學薛文清公吳康齋

爲人心竊慕之旣誦濂洛關閩諸子書有感嘆曰古今一流人物謂是巳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因爲持身箴以勗志自是言動不羣於人人徒讚其記誦詞章不知其志也家貧母孀無以養活因就逸齋君授舉子業且半歲體漸羸然母恐之歸其笥不令往學祕其書不令染目先生一刻不覩書卽心益病每袖書於屏處觀之或伺母寐卽燃燈起讀其心嗜學如此

既冠補邑庠弟子員卯以學行知名遠近多執經從游然屢試有司不利士夫深惜之先生不爲動已而惕然曰吾年三十有一矣仲尼而立之年則漸遠耳乃悠悠然以舉業累吾幼志何爲乎於是弁心聖賢之學揭箴銘墻柱悉標先哲格言堂從懸夫子像所晡焚香如聆聲欬坐立不敢少欹嘗悟齋明盛服之說與先正冠服以服心思心難持製敬恕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提省思坐不直禮難縱束做古人置劒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忿懥驕好勝寓處備鍾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厲多類是時吾

講理學自汪環谷以來久爲湮塞於是先生特起倡與人方目爲怪物謗議沸騰笑排叢至先生志勇氣屹風力獨持如逆流擢柁抗狂瀾犯颶風奮迅直前左右不少顧避時吾鄉俗尚浮屠先生考訂朱文公丘瓊山冠婚喪祭儀節參之祁俗著爲砭俗編欲俾一邑之人相率於禮設館各所揭白鹿洞學規成董學則復自爲規灑掃應對行立坐臥答述議論居處交接存心踐履以及讀書作文會膳擊板莫不有教有來從者不問賢愚咸諄諄以一二業誨諭之質可進者尤加誘引進則色喜懈則蹙若已病或貧不給衣

會者先生雖窘於用猶時惠恤之以勉其學更約朋
儕可挽者立會克數日相聚一所將古人爲學大方
細繹論難期在觀感德性講習義理明之於心而措
之行未嘗專事口耳已也友朋賴之[illegible][illegible]患疫先生
欲往視人危之先生曰吾體疏以數勵壯吾神魂雖
旦夕臨病吾自計無虞耳既而疫者卒先生躬爲殯
斂撫恤其孤其家德之先生終無恙先生於一邑利
害無所不關心其於朋徒視故或德業勸惰或憂患
使尊尤切眷注視若一體然者家遭回祿宗祠未建
先生率族人鳩材卽[illegible]址樹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

所同出者禮儀條式巨纖備具立春先期榜示齋沐臨祭子姓勝冠以下莫不戒嚴凛如朝廷祭畢餕餘男在外女在内有功德者賞違禮者罰人或異之先生曰身心家國天下一也處家苟僞異日處國與天下可知宗族戚黨機務劇繁先生獨力擔當各具經畫爲子孫世守計即洨濤立規以訓後人嘗曰從聖賢道則子孫貧富皆可爲否則富或可守貧則墜家聲矣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者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孝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於壁俗雖行者亦必竭力每進見有禮每朝夕雖

貧不飲肉食每外出經宿返拜家廟畢即再拜母戒外內子姪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遇妻甚嚴微小不然則厲聲論之或經歲不入私室者處輩從兄弟十數輩不問性梗順悉諭之於道必欲其委順於身教而後已伯父病卒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既卒恭功長幼守禮教寢不離喪次先生雖寄迹庠中然於科名失得恬如也但守古人二業合一之法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閒嘗語予曰吾越數歲後當并謝舉業之跡一味述作事又曰著作出於有心者不可有發於無心者不可無或觀其出游與世偃

一接論者先生曰吾學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正容謹節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願憾吾所造未能充吾一息不死之見即入山恐不幽耳奚出爲先生於古今子集諸書無所不考究尤雅意經史窮年探討雖盛暑不輟講誦有得則筆識之或病中猶不懈講書作文朋儕怪之竊謂其不知脩命者先生曰吾性樂是耳一開卷揮筆即得吾心吾雖病不自覺勞先生莊愨警斂天分既高加之養深積厚發爲文章純粹冲淡不落詞華格對僮僕終日無疾言遽色居處几案必整諸物莫置必有常所端

坐一室自晨起以至夜寢無或惰容者及接朋徒教親故即溫溫有古人風從容周悉各盡其情或辯事論議英發橫援縱辟動輒千言能使人色聽心受或變故難處者先生教之處分因而排難息忿解窘舒困者屢矣時祁庠士氣因屢遭損抑不振先生奮然上書提學欲其養士氣以為他日事君之本宗法不立倫敘無定昔賢亟稱難行先生不謂然猶考綜今古裁為宗法議以詔夫人或曰即此二議亦徵先生之學識脩辨治平之大者先生行道既久鄉邑漸化士論翕然迎其德成行尊望重遠近從游日衆有以

文懇者以事質者以學資者以禮叩者日不遑處出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穉咸知指稱先生遠望而敬之掌教高敦古葦屢以行學薦聞郡守臺司鄉士夫苟有崇德右道心者無不願通姓名接顏色焉以某年月日侍母疾過勞遘疾或有傳術者言韶先生是年數當盡先生曰天生予中正之見意或在也顧使我止是耶已而卜神光黑色命諷取書笥中著作稿改錄之用防不及諷飲泣改錄畢先生隨語諷曰吾後事有吾二三從兄弟及汝輩在吾不爲憂所憾老母不能終養耳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許時竟亦未敢聞於家

人也越明日先生度病勢漸進令童子具木沐浴服
冠服正襟端坐俄而氣垂絶口噤不能啓乃以手作
筋度令以筋楔齒而後終時年方四十一耳嗚呼先
生自聞道以來內自幽獨外自感酬近自宗黨遠自
鄉邑無一行不純於道無一創樹不可爲後人法者
況其充養完粹德性安成垂絶猶不忘楔齒之禮則
其氣象視古易簀何以遠焉鄉之人則而爲之識與
不識無不歎悼吾邦氣運之否失此人物門生朋舊
如喪骨肉製服哭之士從遠宦致爲賻爲所著有易
本旨詩吟意春秋叙略讀史大綱名臣傳斷俱未卒

稿惟其欲訂定周禮箋釋禮記立論羽翼宋儒知行之眞欲爲講折中歐蘇二氏之法皆其平日面以語于者亦卒未竟其說之誰何惟家禮從俗投壺儀節檗菴文集已爲成帙可以梓行

泰州王心齋艮墓志銘

趙貞吉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者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貫文貫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顙脩軀安豐俗負鹽無病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邈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

親方急務盥冷水洒痛哭曰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晡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厭身萬人奔號來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

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訾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柰覩窩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益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

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
家駕小蒲車二僕白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
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
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
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
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
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
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
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卽學
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

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
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
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昔先
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
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
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與生知之
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
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
求仁方諸篇或百世可不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
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

任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于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咎若昔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澹園集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寓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于東崖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以學世其家有以開天下而風與世可謂盛已先生歿萬曆丁亥十月十有一日迄今十九年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襞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徙泰州安豐場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艮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

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囀喉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詑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溪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和陶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歟風塵之外緜枝葉而逹其根泒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既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溪守寧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

迎之李文定迎之與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與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師督聘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途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余師大究其言定爲不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皆推樹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余友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

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
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
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
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
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
樂者樂以天也舒慘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
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
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
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
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

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而傾繩削而動應矩法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盡心齊以脩身格物爲謁先生嚴取子孫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汝海樓蔬鶊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卧自如歸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七兆域東之新塋配吳氏繼

方氏倪氏子之輸之遇之麒之麟之美之文夫先生
之材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旣哉乃終其身一
不屑意葢自心齋絕去利祿壹以所道覺人爲任此
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
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
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
益爲深輒不揆而爲銘銘曰
其密也蟄屈其動也龍變身不離淵其用則見如川
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人

張孝廉基先生 附周汝宗

張敬菴先生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而倜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咄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爲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悅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己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有善相人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婦没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已而其父亦死先生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湫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蔬

蔬茹膏而薦之湯粥滫瀡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
不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葺晚而稔之身心融融
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微密奉母外足不
踰戶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脇席也
歲大祲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與族皆役
先生嘆曰吾何忍獨以倖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於
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若削矣先生攻內學體氣益
尪忽一日顧其子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爲日期
之子大駭而至期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趺坐頻
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揚瞑矣几上手書數行則

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先生嘗銘坐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異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公稱四勿異云

論曰此眞孝廉也哉雖天性純粹乃其得於學植者深矣先生之學葢自主敬人也敬則靜而虛明湛然至德凝矣後先生六十年而舉于鄉者爲周汝宗氏汝宗名侃昌本施姓其人爲實有隱操能無慚孝廉名也踰壯而死惜乎其未究於學也然猶足以襟領人倫矣

潘子嘉傳

潘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鏜之子也幼承家學穎異老成聞甘泉湛先生開觀光館于南雍負笈往從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曰必真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之本體也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存乎子嘉問

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公日夕研究歸
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僦廉讀書山中越六
年聞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之復學
以歲薦貢之南宮未幾歸以疾卒于嘉居家孝友事
繼母不違顏色待異母弟推讓財產壯年失偶不再
娶訃聞京師蔣道林諸公胥哭緘辭以奠見道林奠
文中有惺菴文集藏于家

兩峯劉先生文敏墓志銘

王時槐

先生諱文敏字宜克姓劉氏吉之安福三舍人三舍之劉在邑爲鉅姓所居東南有兩山屹立並峙學者旣瞻望先生素養之高不可及以兩山之秀而特起也足以配先生之德遂稱之曰兩峯先生云先生自幼凝重端確不妄言笑飲食出入必稟命於父母比就塾竟日劬書無少嬉惰旣長不治家人生事矜莊堅厲實天植之歲壬午先生年二十有三則與其族弟師泉先生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即枕一夕語思泉先生曰學何小成猶不學也

畫亟省之已而讀陽明王公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决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惟覺動靜未能融貫乃嘆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見王公執侍門墻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獅泉先生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爲宗而殫精畢志操存克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逸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繩深以末學馳騖空談遺忽實行爲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習氣滌凡情纖瑕勿留意念感應生生化化務協天則雲銷日朗垢盡鑑明天全而

性復矣其教人大指如此不涉多岐詞簡而義切貌
肅而衷懇及門之士欲畏誠服已在未言之先蓋其
貞毅直方可渝金石儀刑之矩素定而潛孚之機有
在也同郡東廓鄒公雙江聶公念菴羅公時時聚處
共證所學雙江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
辨詰而於先生最所欽伏問舉主敬相質先生曰發
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在其中矣嘗七
宿松原與念菴公極論盡洩底裏公初猶未一已乃
傾信既别公貽以詩曰嘆息卑爾城千載能幾諧目
擊中有存意會言無取歲壬申五月當誕辰諸子姓

上書畢先生退居一室稱微疾一日忽語其孫弘傑
曰吾了當而歸矣遂明日逝先生早遊邑庠巳擅文
章之譽廩食需貢有期矣一聞正學即棄去不復應
試布袍蔬食韜光晦景沒齒不求人知滁陽朱逊泉
先生教寧州乃具薦於學憲存齋徐公曰劉某養深
學粹見大志遠孝友刑家身任斯道安於躬耕無慕
世用乞賜錄拔必有補於當時徐公嘉之然公檄聘
巳先下且欲召之貢先生竟辭焉先生雖提跡林壑
遯世不悔而實修彌著撫院學臺郡侯邑長往往引
重知其不可招致則降牒遺緘問老褒賢以寓其傾

企之議益數數然也卒之踰月郡侯欲吾盧公未之知也循移文稱劉恭禔弼幅行敦尚古誼下邑延訪巳而郡邑諸士合詞請祀先生於賢利公嗟嘖許之未及行而學憲柢陳邵公下郡曰劉恭力振聖域倡明正學令所司具粟帛羊豕往佐其喪諸博士弟子其議所以應祀典者列狀以上吾將俎豆之以風末進嗟夫先生學不求知而聲光自溢所謂誠不可揜者非歟時槐與虞陂陳子旅從弱冠時師事先生獲執灑掃之役者迄今二十有九年而賀子涇王子育仁已筮仕並委贄受學益習絅窺先生其峻特而不

可正視也有嵩華壁立之氣其敦樸而不少絢飾也有大羹不和之味其光明瑩潔則日星炯炯之昭垂其精進勇詣則江河浩浩之排決其敎旨直截則駕安驅良而振轡於如砥之周行也其推誠無隱則啓局授鑰而洞闢乎九陛之堂奧也其言訥行庸則菽粟布帛之無以異於人而屋漏不愧童孺皆孚則水寒火燥之必信於世也先生之學漸幽昭遐蓋於天人死生之理如指諸掌乃其敎人惓惓焉一循其本然之知以省克於念慮而實踐於倫物不爲奇僻險驩之語歲巳巳先生年八十猶陟三峯之巔靜坐百

餘日已而語時槐曰夫道本自不離非力挽之使不離也先生未卒之先春且暮時槐方自閩西謝病歸先生命舟來神岡西原之間時槐偕賀子陳子侍左右者旬日別之夕先生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爲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卽塗轍不一愼勿遠吾宗可耳夫先生豈預知其永訣乃喫緊見屬僳二三子不終墜其緒耶嗚呼悲夫

胡行恭傳

王時槐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穎敏強記家貧爲童子師取貲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旨以爲常母旣沒家無餘貲或竟日絕炊手一卷坐中庭曉然若不爲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錄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意會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

僕則以爲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一罪士也夫欲導爲射示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値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爲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憸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剌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數服且曰使爲舉法行則有諸公東合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逆藂不忘當時其誨子以貫行爲學而求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子天鳳能遂其志皆從雩都何公秦黃公弘綱聞陽明先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恍然有悟曰此有本之學也乃著自信篇文以理非在外特存吾心以正後儒之誤云

本靜張先生叙行狀

先生姓張氏諱槩字士儀別號本靜寧國府涇縣人曾祖能祖旭父需皆不仕幼聰穎異常五歲口授諸書義即了了常聞雞聲忽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我願爲此豈徒曉而已聞者知其非凡兒八歲就外傅能屬文十一通治諸經有聲鄉邑十三遭父喪朝夕哀悼不離喪次執禮如巨人十五學益弘博爲文切理不拘時格十七當甲午會北江聞人公校士宛陵閱其文嘆曰何物英俊而究理

若是首拔應試補邑廪員自是學日隆隆起先生究
心時務慨然有經濟志觀書獨得大旨嘗語人曰吾
輩誦法孔曾豈瑣瑣章句為哉尤精于易中丞澤江
歐陽公撫江南延為塾師與論易大奇之曰仕儀論
易即田何復生無以過也越二歲歐陽文莊公為南
祭酒倡道金陵講明陽明先生之學因往從之文莊
公與之語即言下領悟自是服習其教累年不歸稱
為高弟繼從東廓鄒公緒山錢公龍溪王公遊銳意
研求謂聖人可學而至歸築室聚徒日夕會又講道
其間每論經傳發揮入微於世務切中肯綮豈疊若

懸河指點人病痛瓶中窍言聞者多所興起或至泣下以故無論遠邇悉造其家學焉前都江浙吳楚之間所至名公鉅卿咸折節加禮貴者忘勢長者忘年有古王通氏風先後從學如下山馮公栽菴楊公象崗胡公翠崖黃公每試輒居首極加敬信先生守己嚴介毫無私請從者亦莫敢干以私積德張守聚徒百餘教請主教未數何多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贈之先生謝曰吾得英才而教育之足矣堅却一無所受產不及中人或勸爲子孫計笑曰終日營營爲兒女謀吾實恥之事母董氏至孝每夜必聚兒弟子

姪侍坐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汚必躬滌不遺諸婢每事務得歡心母嘗語人曰某兒在家卽病可勿藥愈也事二兒若父弟棣尤母所鍾愛先生孳孳教之補邑庠生尋欲就側卽捐巳產助之歲辛亥母黃氏病篤夜跪籲天願以身代及卒哀痛踰常三年戚容不改築永思山房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著張氏家規遇不給者隨其所有助之歲値荒歉百計賑貸族有子弟之才者多方誘引自是張氏内無訟外無侮文學之士日彬彬出焉與朋友處每以名節道義相勸勉事有不直輒極口直言至於利害以身任之一時

涇之士氣咸知振作倡義捐貲建水西精舍迎緒山錢公龍溪王公歲蒞主會與貢受軒周訥溪沈古林余碧溪丁海陽俞寔泉翟震川王敬亭諸公合併論學涇之人士津津日有興者由是水西之會名天下先生之功居多先生之學以孝弟爲本以名節爲重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煉爲實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以繼往開來爲準的性資英邁精神爽朗即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包括宇宙睥睨千古之意一時見者傾心聞者景仰眞豪傑士也雖微有英銳之氣而爲世扶名教之心識者恒諒之矣

使假之以年瀹消鍜鍊當不可量而賫志以沒痛哉

惜哉

夏叟廷美傳　耿恭簡集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恍恂里人敬信之吾友張甑山以司徒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一日甑山號於會衆曰夫為學學為人也為人須求為真人毋為假人叟憮然內省曰吾平日所脩持為人者得毋未真耶時時循省求所為真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余天窩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於其貌肖見感念淚數行下辭辭跪而請益余曰自下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語切之可既從焦子游閩浙知向來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此厭焦子而正焉

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有省謂其時胸中砉然如洗云叟故未專詩書至是始請於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夾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曆戊子叟曳杖來訪余于留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假第以正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

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祗為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作本心勒裝紙上陳言换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朗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余聞之大爲嘆賞曰婦女能及此耶雖言之矣以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擬嘗疑之

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史諸詮解多類此僚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論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指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無臭是也史起立抗聲曰良知自有聲臭耶余聞之大喟嘆曰近學之敝于虛無見也盼而離矣史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諗同志惟昔有叔之李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並從吾皆以隤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儁俾間幾僕者反疑焉彼皆空空故也吾黨可思已

明貞士鶴洲先生黃公行狀　劉憲寵

先生姓黃氏名裳字子重先世越人洪武初有福壽公者以藝事隸將作徙家錢唐之左家橋里再傳而爲承事公承事公之子曰貿菴公信貿菴公之子曰逸山公榮卽先生考也逸山公凡舉六丈夫子最後乃生先生黃氏自承事公以來代有隱操而逸山公稍稍以積著起家甲里中晚乃有落請子咸即市操三五以贍而獨長公與先生爲諸生然先生年十二三時文弱無以給業幾廢書從賈矣願適市而心賤之喟然太息曰丈夫竟賈人游乎則益市書窮日

夜讀不休然益簹則引錐自誓無悔二十三試有司
輒高等學使者芹山陳先生試補邑博士弟子員陳
先生校藝名知人所奬拔士咸名𦘕𥳑諸生博通它
經者俾授室獨器重先生及東昌司理汪存吾公此
兩人乃競起爲名高而里中愚副憲公聞先生名延
至家爲其子師於是諸弟子從先生游羔鴈成行咸
稱鸚洲先生門人云先生性孝友既用文學爲時所
推重家脯所入益市甘毳以奉逸山公及姚沈孺人
兩尊人亦心樂之忘其貧也諸兄弟賈者頗業益衰
先生引致與居處衣食共之姊翁古塘君死憐其貧

志以歿配李又無子也爲迎歸養之終身沈孺人疾病醫藥必親嘗乃進禱祀籲天乞以身代不得則柴毀骨立所爲治裄斂攸含喪祭之具不以貧故有缺禮然不以煩諸昆也居喪痛哀三年如一日懷思仰遜山公心朝夕率娣子上食問狀與居七年而遜山公亦歿先生葬之如喪沈孺人時以歲儉資用不給先生拮据營措必如禮乃止先生篤於親其待內外姻戚咸有恩紀伯氏歿不嗣立嫂又育也先生公事之盡禮從子汝滸貧無所託先生收毅之已又資給之爲之娶婦嘉靖中有島夷之難邢門之外嫂馬先

生家亦殘先生倉皇以身翼護二三伯仲及季孺人彝娥中所與共草衣糲食必均誼亡使身獨溫飽生平所卵翼而振恤者不可指數諸子咸父事先生遇紛難先生出片言解之無不人人厭意以去敎信歟行里中化之其有不軌於行者咸惴匿自訟不欲聞於先生人乃知先生王彥方司馬德操之流也先生負絕世才於六經諸史無所不窺其爲文務沃實造雅疾世之浮豔者是羊質虎班安所取衷哉屢舉不見收則益取故業下帷與諸士講論厗切幾一奮鴻漸之翼而竟不收顧莉先生之霝成甲第司民社者

後先六七章不可謂不施矣先生廓達無涉世情卽家無儋石凝塵滿座而先生焚香宴坐蕭然自樂平居無喜愠之色比丙戌歲王夫人卒而先生意忽乃忽忽稍知愁顧將猶榮嘆何人哉辛卯貞父舉於鄉賓友咸走賀先生先生不色喜謂貞甫曰吾家世寒素而世積德必有以文學顯者然吾困諸生以老而起自孫子孫子勉之哉母皺我卽鮮衣怒馬軒車高蓋而以夸閭里吾不忍視突梯卅稽纖頎巧資而以衒富貴吾不忍視吾屢跋汝而乃悅成餅然閱歷多矣今而後而不以吾憂者吾子也嗟夫賢父哉先生

生正德丁丑二月二日歿萬曆甲午二月十二日得
年七十八歲配王夫人古塘公女生二子長汝高邑
學生早死無嗣次汝亨即貞甫以進士爲江西督學
使者孫男二茂梧茂椿先生溫然長者無城府然嘗
義若渴少時與汪司理友善司理死東昌先生素車
千里與其子扶喪歸於杭貞甫以意氣多游內交其
人以通家子見先生咸謬爲敬先生倒屣下之王夫
人亦剉薦佐歡退而語汝亨其也賢宜終身交之如
某某者終非汝友也已而皆驗其妙於鑒賞如此生
平不以貧賤有所屈志博士黃君憐先生議請公粟

助之先生咈然曰死易耳黔婁於陵吾師也吾不以
身為市身教授王夫人織絍佐之郡中舉高行欲致
先生於賓筵先生謝不可卒避之而性喜清言揚碓
古先生之風與人交澹而不渝若劉滂之光庾文成吳
厚齋惠子德楊思震其人咸莊事之先生時時奉杖几
徜徉湖山間先生不善飲詩歌信口娛俄會微先生輒
廢匕箸晚乃一切謝人事皈心佛理有所鑑云

楊道南希淳傳

楊希淳字道南母未誕之夕夢笙簫滿耳聞呈走眎須臾有羽葢霓幢擁一仙官入室遂生焉幼岐嶷勵志讀書日誦千百言爲古文辭下筆立就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聲名藉甚聞荆川先生名往從之游先生大奇異之由是名益起三吳衆儁皆倒屣願交焉歸而弟子從之者衆與同郡李維明黃楙切劘動以聖賢自期待不肯苟同於俗累試於有司不第天臺耿先生督學南來聞其名首試以學莫先於立志論大加稱賞因相與講明聖學由陽明先生上泝孔氏

一日忽大悟曰道在是矣由是與人論學圓明透徹直指心要人無不得其解者故以方嚴稱至是益和粹人以方程伯淳云居久之以補貢至京師時方趙覆貢不得補少宗伯萬履菴雅重之嘆曰余忝貳春卿當爲國求賢今賢者已至吾前而不能用負愧多矣於是禮部移文定爲明年貢焉歸踰年忽病自知逝期爲書别知交談笑而卒年僅四十二嘗自爲墓志謂人死當從人乞銘我固無求者死後乃有求邪其曠達如此平生涉世無迹處事如庖丁解牛批郤道窾而不經肯綮與人交從容款洽玄言助論終日

不盡時出詼語雋永有味令人心醉意消而返爲文輒出人意表晩年發揮理道精深透露皆儒先所未嘗及臨終盡焚其稿少司寇吳自新搜其遺者僅若干首刻而傳之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玄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爲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奇說渺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於塗之人此何以貴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勵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侍母疾繼母郁安人所以併代孔故憊甚羸稍長就外傅誦書輒了了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爲存哉必決儒謬拾其已刪者宋儒

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慧陽湖轉國子博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而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為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規矩矩其精粗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貲介先生歸而爐居甚隘則寄寓

天王寺中齋壹易粟有饋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爲瀟堅夫其人乃止僴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爲奇條文自振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虛詞凌厲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俏見却賓朝夕共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卞急撼獲稍拂意郎洗濆至毀器擊牀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跽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乔衿久之天且矣陽湖觀察建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伏臘乘閒請和觴豆饋

愛無不躬親有招先生飲者以妓佐歡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邪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祖母俞得老疾先生進匕劑踰月不解帶既沒擗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爲毀容陽湖服闋叅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於家視滫瀡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橐以助衿褵愈於己女治閫內外井井不施撻而舍中兒無敢通飲食狎游者陽湖致其仕歸則先生每挈辭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寶過爲親娛不令知所餘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逆衣大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過量須若

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逆諸途
己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尚賓微頷曰此非得正而
斃也侍者發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
死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病別墅次年
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失郁安人亦先生曰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
發於背先生親自吮舐臥牀下者數月陽湖稍少
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
三年未嘗見內人不知為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
為置二媵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成燕女湖志

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之甲子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貢焉強之赴京以親老力辭郡邑或文以匾謝不納而惟以坊金惠三族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湖老而足不良於行先生復絕內移牀傍親所卧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一夕十數便先生卧不交睫微聞聲欬則躍然起立爲代鳩杖未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遺田數百畝以其半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泣相率而喪陽湖緦者如功功者如朴至賓客慕義而喪服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友

愛諸從弟猶如其身諸表姪卒子視焉嫻所舍婦之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謝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歲單被蓋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于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僕還之子錢家努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為利乎陽湖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與人辟之其人逾谷詬詈直至歷事呼姓名撞擊戶限諸奈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還異常當懸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就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無

杜口不談自見耿公公易之曰子須以言論橐鑰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誘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四百餘人咸刻厲相責課一意事聖賢學不為兩端自解諸賓客聽講者戶外趾常纚纚諸生以二六日會禪興寺辯論鋒起先生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然冰釋嘗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為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慎獨為標的曰聖賢

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建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輒起甚衆吳俗慕魏晉放逸恣睢儀櫛先生壹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於家禮遠邇相倣傚者不敢蹈僞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

風俗一變先生檢柙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桑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黔歸與先生談推學問其洽也嘗與予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憐其啓學者以麻闘也徐迪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為文者舍六經而效于史本之則無嘗之祠惡池以為河祠配

林以為俗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況立于史者先生曰靜坐則紫心博觀則移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為發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斟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藹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婦訓家禮慈游武夷記行於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眾矣守虛寂者以洸洋佗它執象器者以筌蹄為與倡狂叫呶詭僻淵泊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俾為學商頓為師畢畢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已矣矜尚踐履視為贅行若夫求於屋漏以對越上帝入域見域以上達人德惻先生自

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媿余之傳先生也亦然

潛谷鄧先生元錫行狀　　黃 渾

萬曆癸巳七月十有四日先師卒于南城之仙山先師諱元錫字汝極别號潛谷南山公冢子也高祖栢崖公以進士起家故自新城棍源城遷有非之南以御史事　仁　宣　英皇帝以慈惠恭肅享有令聞御史公生悉菴公國子生悉菴公生瑩菴公瑩菴生南山公年四十有四未有嗣先是南山公築樓自隱曰南山樓先一夕南山公夢一白鶴自天而下至其樓南山公叔之持與劉孺人是夕遂生師時嘉靖巳丑二月二十八日生而頴特南山公每奇之

甫五齡就塾師黃君學試以駢偶云步武有人當道
可驟攬轡與馬隨應云惜陰自我及時須着祖生鞭一
夕夢一人儒衣與之言曰清風瀧巖洞是我再來時
黃君大驚之與南山公曰是兒非我所能師也盍請
明師教之年十一事在川黃司訓年十三時師志廣
莫屬經典墳史咸喜博觀人曰無已荒乎黃師曰譬
之養龍隨其所嗜豈必膏粱耶時師氣勃莫遏心所
欲爲果銳必達人曰毋已泛乎黃師曰譬之養虎隨
其所如豈可拘繫耶時諸人同學於黃師者俱孰講
於師黃師惟默聽其啓口質直無文飾直發胸臆

黄師最欽服之年十四與觀泉朱公曰君子儒爲巳
又曰君子下學學而反諸身潛諸心闇然於幽獨之
地日用見在實落用功由是而身端心誠神通應達
今之學者經史師友指示昭著目前而無益於得者
學不爲巳故也某於今誠患之朱公時大愧服其志
年十五南山公有疾撫師曰吾將逝矣兒幼志未定
于兹復以家累兒兒學業其弗克終哉師潸然淚下
跪前復曰敬成父志兒矢畢力于學以[illegible]先人光南
山公曰而若是吾目瞑矣既逝師哀毁[illegible]不欲生水
漿不入口時張孺人劉孺人愛獨至[illegible]師日夕侍養

雖時講業於外旦暮歸必鞠躬侍側師王母或詢所事或問所業必委婉應對者久之乃退待家人凜然嚴肅毫不敢犯弟得脊疾時慮家計旁落遂作弟訓俾母諸淑母繼忞母許葩僕母刻農民以母佚先人之遺訓既弟以疾終遺幼孤撫育教訓之若子年十六作先世事傳諸至南山公乃擱筆嘆曰先君孝友刑家廉清節儉抱仁飭禮以載厥世孤愚鮮識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今孤罪誠莫逭矣遂書遺行日置座右以自省悔求無忝焉年十七傷富家苛刻農民慕占社谷法乃立社

會不問豊歉歲有常數薄收其息以資貧耗而鄉民之耄者若穉之御者寡者咸聽其貸而不取息其人死弁以所貸即爲葬資每歲臘春耕即發社以爲常無問寒暑必親領其地給之年十九遊縣庠時近溪羅先生倡陽明先生之學於邑仙居師聆講者數時隨即銳然棄舉子業問學年二十一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師王母憂之以爲棄舉子業不事而事遊譚爲乎師恐逆其志復畢志舉子業年二十四遂買舟謁唐荊川公舟入湖口值風濤舟幾覆同舟者皆戰怖獨師危坐默然曰生寄也死歸也無所逃待

之可也乃爇香禱風風稍息遂返舟歸惟日夕深造
詩自魏漢而下并近體均爲删訂俱有評選文則祖
三代而宗秦漢年二十五覲泉朱公有疾師晝夜供
湯藥及疾革爲親含斂經紀其喪服葬祭朱無子爲
立嗣其妻孀居歲時問饋年二十六聞諸大老講學
於上清偕師友往問學時同事者數百人諸老獨於
師諄諄留意焉往來書簡相與神交乙卯秋將應試
聞朱氏訃詘郎揮路費以助之始登舟泊都會惟遍
走諸名公論學館舍弗之計隨領江西鄉薦第三舉
主爲大參白野殷公得師卷大驚曰是明天道而祭

民故者使宋儒可作亦自神乎比歸師念張孺人年高而孤身遠遊萬里外如承歡何惟日杜門營脩因示人曰老母頹齡爰欲篤漆開之志修菽水之歡已輟北上之轍諸非以文學論議相切磋者不敢與聞亦不敢請見邑侯高公素推轂師具路費爲勸駕意謝卻不受戊午秋張孺人欲成其名力促之行因具裝復走吉州就學與東廓鄒公三五劉公剖決印証鄒公手書發育峻極皆從三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語以遵之甫越月聞闖寇侵新邑遂馳歸侍養自是與二三友時刻服煉研斯於本

心天人之辨危微精一之旨時門徒日盛而司空心吾張尚寶司丞謙川馮皆當時受切磋砥礪者也巳黃師卒爲營葬養其子輔之成人子殤爲立嗣黃孺人終身饋養事之若母辛酉冬師王母復強應試始遊京師與高安愚齋傅公陝西泰關王公切劘此學既愚齋公登世師冒雪往聘之戊辰試歸受徒講業於天冬日督同志者相與作興此學時心宗盛行謂學雖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師爲此懼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日辰起羣諸友靜坐令收攝放心至食辰次第問

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為覺悟之時在門者彬彬各有造辛未作兩史下縣撤所居室為先祠規制以御史公始遷南津之祖居祠中室與西最一室居上代御史公而下祖居四夾毖菴公而下左立左昭位右立右穆位以繫族人之心而族之貴者賢者各立一主以示勸設族屬之位以祀族之無後者至高祖外氏則扶植御史公以有成者以東旋一室祀焉春秋率族衆詣祠將禮恭敬嚴肅每舉必視問之禮畢尊卑長幼集於一室開示以孝友恭儉勿怨之道凡有曲直就質平焉出一語立斷善者獎勸不善者懲

戚貧者寡者咸竭力周給之修家祠上則天地君親師左則祖右則社日有參朔望有祭忌有饗於時復修義田義田者其先所爲供祭田也因水衝裂師獨捐己田三百餘秤浚成深川以殺水勢而義田漸復壬申丁曾王母強孺人憂擗踊哭泣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居喪一守言禮不事浮屠居堊室既葬就墓側結廬居三年啜粥飲水旦暮悲號癸酉作三禮編注釋及函史上編甲戌復有劉孺人之喪居喪禮一如張孺人丁丑尚書毛詩釋春秋通成稿司成稚川王公見之作而嘆曰至哉淵乎博乎閎乎密乎天人古

今之統而一以貫之矣遂爲書其首簡斥百金鋟行
名其書曰潛學稿戊寅繹易於康山王公見之作詩
曰探測羲文圖外意發揮河洛畫前儀已師喟然歎
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沒身已焉
嗚呼郎沒身豈有竟哉又曰易理玄微郎程夫子易
傳稿尚出於易贊之後剝固陋如錫耶以故易繹凡
改竄者已更四訂猶未就梓已卯五經繹及函史下
編成敬菴許公時爲郡守蒞任三年具知其實遣
書招之已命五邑士就學復請至郡與論學甚契至
以程伊川先生曰之先是都察院敬吾魏公奏請行

師鄉社保甲法直指使者韓公行部訪隱逸遺賢時邑侯以大夫士庶交薦師遂以實跡上許公復以上直指使者爲題請于朝自是許公遷秩入京師與同舟談學者四十日而別己酉泰關王公斗津章公不遠千里而別相與切磋者踰月及別又念王公年衰遠遊命子抑君從以供湯藥輔以底家戊子南昌郡守范晞陽列師及南昌章潢安福劉元卿同薦于朝已而南京祭酒定宇趙公復請徵師如崇仁新會例疏中云如鄧元錫飭躬勵行志希聖賢少舉鄉試養母于家俛意仕進杜門著述十五六年矣其方嚴介

潔行既不爲詭隨其潛心績學才實堪於經濟臣近讀其所著五經繹函史諸書精深閎博皆能發載籍之微義他若三禮編潛學編等書皆極淵邃成一家言及訪之鄉評暨仕宦之在江右者又言其親終廬墓能立義倉以贍一邑之人諸設施亦犁然精密益嚴毅似胡居仁而博雅過之高卓似陳獻章而灑落不及其稱之士人如此誠古之逸民聖世之遺賢也臣以爲如元錫者宜處之禁近可備採擇即用之郡縣當爲循良肯下吏部移文布政司起送部試有司登門勸駕者再矣師乞養病未赴已丑貴州侍御王

少拙公復請徵師疏云臣聞帝王之治惟以親賢爲
急務而其立賢則無方是故有弓旌招賢之典焉有
鄉舉里選之法焉而又辟召徵聘以起巖穴之士焉
若堯之舉舜湯之聘伊尹皆自巖穴而登之廊廟者
也中云如鄧元錫欲其起送部試此進賢致慎於其
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爲之君必有不
召之臣彼侯國之君尚爾况　天王之明聖乎又云
至如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爵祿常例引致者也臣
愚以爲　皇上當取法　祖宗成憲徵聘隱逸二臣
至則召入便殿而親試之或質之經術以覲其學或

採之匡濟以覩其才或察之動靜語默以觀其操履果有可用則用之以備顧問可也用之以輔導元子可也旨下吏部移文布政司問病痊令起送赴部師復具舊患日深新恙復作乞恩在田調治以終成全詞上之有司三復勑駕師又具患病委篤乞恩在田調治詞上之時年踰六旬矣至壬辰直指泰公行部又復題請疏云鄧元錫僻期孤介思緯流通數十年杜門著述羽翼聖眞環百里惠德善良離持風教相應破格錄用旨下吏部吏部覆本疏中云以臣等所聞鄧元錫學行純備人無間言而跨俗守貞不希榮

進其逸軌自可作人是宜受王明之及未可隱於山
林令聖世有遺賢之惜也　上遂以翰林待詔徵之
天曹咨內臺內臺下按君按君下縣有司親致按君
陳公務文云看得本官德性醇樸問學淵宏羽翼聖
眞宏編備天地人物之紀維持風敎淸修居賢良方
正之科宗匠士林蓍龜後學博采輿論僉曰眞儒幸
際淸時詎遺名碩爲此仰府行縣掌印官即將發下
文憑親造其廬敦趣就道仰答國恩勿虛盛舉師時
年六旬有五矣至是函史上編成師以禮　君命召
不俟駕今爲貞疾不赴召者再矣今　上以官召敢

復坐辭當扶病走中途具疏以請且以成威昔扁舟
五嶽志也始太忝川樓吳公爲昭陽郡守欲延師爲
上賓師以張孺人年高辭之至是復遺書問之書云
門下負王佐之才不用於一世而用於千百世者書
種種儒術經制備焉眞足以興禮樂致治安而名理
詞章皆虛文也每一馳情輒復長嘆非徒感別實有
所緊於中比見　天子思賢禁林虛席詔下之日莫
不爲門下揚眉門下將登安車就道乎將爲介兩生
乎然以愚意計之則一官不足爲門下重門下當爲
吾道重也又詩二首云自罷金門謁深山日著書神

遊千古上心苦廿年餘述作承先哲行藏委太虛清
明開虎觀詔下遣安車叔世無巖穴惟君隱獨真形
求知帝賚聘至即天民石峽藏書舊形闇載筆新旋
看起居注清切動楓宸已遷至拜命不得已即理行
裝餅餞親友爲長別計朋友年高者師俱厚遺以助之
始行黎明出棹小舟而往以避餞客時癸巳七月二
日也先期一日空中忽飛素帛一條於邑學聖殿一
條於演武廳旂竿即與師里近師於時底仙山謝太
毋劉孺人墓即日與厚山丘公及諸友論學竟日夜
已作書及格物說復敬菴許公疾作惟然兀坐烱烱

自覺欿然無復餘羨明日遂草年力衰憊扶病赴闕長途不能前進乞恩放令歸田以終殘喘辭疏并答路公書時孫恩恭與南城哭念慈諸君在側更無他語惟恬然而逝乃癸巳七月十四日没之日郡主路公躬往仙山中見其容含笑若生爲泐下閤郡大夫士凡素受業於門及相識者俱走哭失聲凡見者村夫田婦兒童老叟莫不悲號市井里巷罔不傷歎四方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

貞靜先生馮子咸行狀

馮琦

余叔貞靜先生本軒公卒於冶水再逾月而葬謹紀其行略俟大君子哀而銘之叔諱子咸字受甫別號望山已復更曰本軒蓋其志也父冶泉翁母李夫人少失怙李夫人慈母也而嚴父既長娶黃端恪公女丙寅爲郡諸生癸酉舉於鄉一再與計偕退而隱於冶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爲已任讀書力耕以沒其年初從端恪公聞濂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袪之世俗所共趨力擠之曰勿目廣大爲開闊勿目放恣爲灑落尺尺寸寸而已世以

爲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於宋莊時時靜坐久之自
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於莊徵
若徵纆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旨務在
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於踐身應務皆敬誠而致
行焉少不及事治泉翁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
不解帶逾年卒哀毀骨立泣盡繼以血餘息僅屬舅
氏貧不能自存公薄田數十畝常減口食以奉之事
之如諸父禮居常嘆俗失世敗始於禮亡欲酌古今
纂爲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族約
設好會名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子

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廢祀毋敢不躬諸毋敢怠不如禮事兄長甚恭撫子姪欵欵篤至必教之以正晩舉二子曰琬曰瑛甫稈懷抱即口授句讀拱揖端立皆如成人治家宗顔氏家訓常以義黔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恤困窮視義所安無敢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公居冶水貧民環而依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公身爲倡宗族兄弟與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親劑量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而有地可耕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於而聚之設義倉以備

荒死喪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禮義訓其子弟無敢干有司法鄉人率其教多爲善良與人處初落落不可合久乃益親容至不張具班荆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詡之有過婉詞正之告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爲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公所稱詡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其生平最驩無如司冦朱公其次唐茂才侄家庭愛某猶子也訓誨之如嚴師於鄉人好馬君馬君卒哭之慟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公自是始病矣病削

朱公及余皆薄遊京師獨茂才旦夕覗公病百餘日至廢業鄉人義之公既卒耕者陶者負擔者皆掩涕郎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爲咨嗟太息云所著書如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往往有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曰禮異科弓情非矜傲何僕僕公車自炫鬻爲然則謂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正枘祇取辱焉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

識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灑然矣鄉人皆好之如何曰徇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為所化矣平居議論類如此大略行誼似曹月川涵養似胡敬齋平居論學以程朱為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為真是者雖百折不易也吾友鍾叔濂稱之曰貞不絕俗隱不肆志孔門四科庶延九德其人乎識者以為知言學者稱為貞靜先生享年四十有九

范處士瓚傳

張元忭

先生而穎異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旨弱冠棄舉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當是時士徒以章句相馳騖不知有道德之師久矣先生首師王司輿許半圭兩先生兩先生者並以道德重於時者也既又師陽明先生所造益深然先生性狷介議論時相左既而博考羣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嘯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忭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其

其義未易測也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甘毳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箸不食既歿執喪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死生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殮之撫其姪如己子積塾資爲婚娶姪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族人竊議其迂先生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乎晚歲名益著士大夫咸敬信之然或以粟帛周堅卻弗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閭辟爲鄉賓爲社長輒以疾辭隆慶戊辰先生年八十偶病

且草呼其子語曰我辛不諱寧薄斂毋受人賻以污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正而不足倘不能效黔婁氏之妻乎尋獲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平生廉潔類如此怍嘗屈致家塾數年雖盛暑冠服儼然道古今夜分不倦與人煦煦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學孳孳問學老而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以耄而棄我庚午秋病臥數月忽起沐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先生會稽人范氏名瓘廷潤其字別號栗齋益濕潤而栗然可想見其人云